

经典美文三百家

茶

情爱

山水

酒

四季

食

生死

家园

花
梦

母
题
卷



经典美文三百家

·母题卷·

班 澜 黄 彦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97 · 12

经典美文三百家

(母题卷·体式卷·风度卷)

班 澜 黄 彦 主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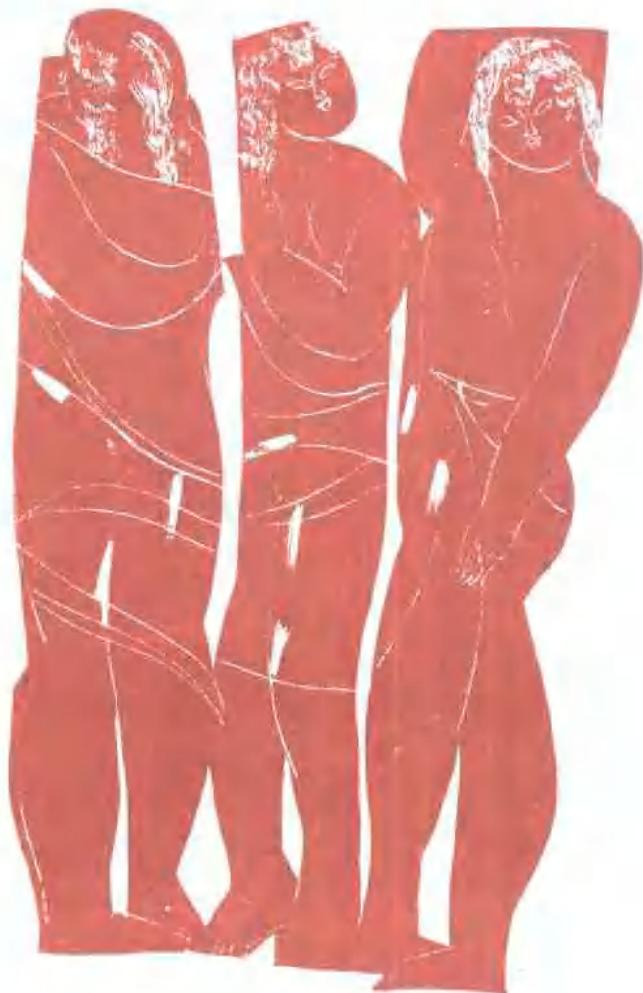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7.625 字数:1200千 插页:12

1997年12月第一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204-03389-2/I · 611
全套定价:78.00 元(每册 26.00 元)

母 题 卷



春在溪头荠菜花

——序《经典美文三百家》

1

美文，近年颇有声名鹊起之象。但美文一词语义漂移，或说文体，或说文质，难成规范。“五四”之际，美文首倡于文学革命中，曾如是定义：“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，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。一批评的，是学术性的。二记述的，是艺术性的，又称作美文。……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，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。”显然，这是从文体的角度而言。可是，以后的几十年，人们更习惯于称这类文章为“小品散文”或“艺术散文”，美文作为文体未曾通行。

在人们一般的意识里，美文还是指美的文质，并不囿于“小品散文”，论文与小说中也多有。例如废名的小说就常被选家视作美的散文。胡适先生在总结文学革命成绩时，所谓：小品散文“这一类作品的成功，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。”其中小品散文是文体，美文即指文质而言，这是合乎一般理解的用法。

可是，无论是何种语义，美文一词在以后的几十年，被搁置起来，几乎销声匿迹了。这里面有深在的历史原因。“五四”的文学革命，首先是打破文言文的桎梏，打破“行文必崇尚古雅，模范取诸六

经”的陈规；精神上要捣毁：“尊君、卫道、孝亲”的封建纲常，故而当时多主张“我手写我心”，发“自我之绝叫”。颇有一批作家引明代独抒性灵的公安派（以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，所谓“三袁”为代表）为同道，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为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。在这样封建崩毁、王纲解纽的境况下，人的生命自由本质得以解放和张扬，文学趋向“言志”、“即兴”，成为美的表现，乃是精神解放的必然结果。此后，社会体制的革命成为历史发展的最重要课题，阶级的、政治的铁与火的搏战，使舒展个体生命的美的表现变得微不足道了。同时，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在神州燃起，民族群体生存的需要，遮蔽了个体的生存体验。群体意识所生成的政治观、价值观，决定了文学性、艺术性的降格，美让位给实利，散文文体屈尊于新闻文体之下，使得美文被视为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之避难所，成了可羞的东西。这样的文学态势惯性地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，片面地强调时代精神之高昂与大众化、通俗化的艺术取向，至文革之十年浩劫乃达荒谬之极端，已可谓文坛无文，更何论美文呢？

今天，美回归于生活，美文重现于文坛，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。犹如寒冬去后春风一度，溪头荠菜花粲然的微笑。自然还不能说春已十分，作者精神的禁区仍需进一步打破，人格的健全还有长长一段路要走，对美的理解和表现还得进一步探索。这本《经典美文三百家》，就意在张扬美文传统，为美的文体建设与美的文质追寻，做一点实际的工作。

2

美文，需要文化的厚积。

我们终于有一天意识到了文化的断裂，在文学界曾有文化寻根之举，可谓是对美文传统的自觉。一时间，先锋的小说家和敏感的诗人们，纷纷去翻检陶片瓦缶；或凭吊残垣断壁、帝王陵墓；或拜巫向佛；或复演易经八卦……其实，文化乃活在身边的生活里，更积淀在前人遗留的丰富的典籍中，文化的继承还是要读书。自从余秋雨先生《文化苦旅》叫响，便又有“文化散文”的倡导，这似乎是好事，文化意识的自觉，毕竟标志着散文的进步。然而文化乃深植于人的学养以至无意识里，在真正的美文中，文化只是一种天籁之音。这只要看看古今中外的美文，没有人提倡什么“文化散文”之类口号，它们依然是浓厚文化的体现。譬如“五四”时期的作家：鲁迅、周作人、冰心、朱自清、郁达夫、许地山、梁实秋……有哪一个不是读书甚富的学者？他们的文章直如其人，无不内蕴深邃的文化精神。

文化基质体现在文本总体，浸透于内容到语言形式诸方面，犹如一株树内流动的汁液，从根到枝叶无不充满。就内容而言，母题即负载文化基质的最基本的单元。母题之形成，有如聚泉流成深潭，每一母题背后，都复写着无数的文本。以梦之母题而言，即有庄生之蝶梦、槐荫下的黄粱梦、梦笔生花的天才梦，乃至红学家们猜来猜去的红楼一梦……在中国的典籍中，自东鲁春风之《论语》、南华秋水之《庄子》以降，“深于比兴”、“深于取象”乃为汉语文章的传统。其中许多睿智的美文，一再被引用复写，遂成为典故，而产生较稳定的母题意义。这些典故经过时间的淘洗，变得精粹而意蕴超越，如蝶梦、黄粱梦等，便体现着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思索。由此也可见出母题是文化积累的硕果，因此散文创作中对母题的表现为历代作家所重视。

当然，散文的母题意义并非一成不变，这其中也有文化发展的历

史原因，有时代精神和社会观念的种种影响。在继承中创造，其内里有绵延不断的文化基质——以贯之。健康的发展不应割断这种传承的文化流脉。从当代散文创作的情况来看，由于受“为政治服务”观念的箝制，一度在一切题材中都贯彻政治化的主题。这种情形，从积极的方面看，有时会赋予母题以新意义。但总体上使母题的表现空间变得狭窄起来，不独许多传统的母题在当代散文中消失了，而且母题应有的丰富的文化意蕴也被割断了，由此造成了当代散文文化意蕴的薄味。我们审视现当代散文的历史，会发现其中有这样颇可玩味的现象：一些重大题材的作品已被逝水淹没了，而一些写儿女情、身边事的小品，却为一代又一代人喜爱，如鲁迅的《风筝》、《雪》，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、《山中杂记》，丰子恺的《吃瓜子》、《给我的孩子们》等。近些年来，汪曾祺的《寻常茶话》，林斤澜的《春风》，张洁的《挖荠菜》，冯骥才的《珍珠鸟》等也都是极耐读之作。个中奥妙，在于这类作品取象虽小，但透过母题内蕴的人本的生存意味，指向着人类恒常的关怀，而成为超越功利的美的表现。

马克思曾说，人按照美的规律生产，是“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”。可以说，在历代美文不断复写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精神，就是后世美文创作的内在尺度。或曰：一篇文章，有怎样的母题表现，就有怎样的意蕴；有多少文化积淀，就获得多少美质。文化因素不能含糊。

3

美文，应是语言的智慧。

汉语文字的特点，决定汉语文学表现上的特质。汉语象形文字，无论文白，都有极强意象性，表义简炼，富音乐感。且在美文创

作的传承中,由母题复写,经过语言压缩,还形成了各种意味丰赡的词语,如成语、熟语,如诗词佳句,如哲言、警句等等。故汉语文字与历史、民俗、人文、心理等密切相关,负载着极丰富的信息,有极佳的表现力。

首先,汉语字词象形会意,形象性强,有直观的意味,每个字词,犹如一幅图画,声色形味直逼感官。亲手操作,自可造成感觉盛宴般效果。再者,汉语中大量成语成句背后有着复杂的语义流,有时一个词语便蕴含了丰富的故事;有时一词数义,造成复义,而有象征意味。这就使汉语的叙述具有简约、含蓄的特点,可以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语境效果。另外,我们还应注意到汉语语音的顿挫抑扬,依照情绪变化而产生音乐性。中国历代散文大家都很重视声音之美,所谓一唱三叹、掷地作金石声即是。这三方面的特点,为美文的绘画美,情境美、音乐美建构,提供了基础。

语言运作的智慧,正体现在美的文体建构上。虽然文章体式有类别和大体的规约性,但具体文本的完成却各个不同,如一棵树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。实际上,文体结构总是与作家的生命情志同构的。当第一句话从作家生命中涌出时,全篇的神韵就定下了基调。有的中国写意画家谈到绘画,便很强调第一笔的感觉,一般认为,画的整体结构都是从第一笔生出来的,这与美文建构道理相通。我们阅读真正的美文时,便会感到文章的色调、情调、声调,交融于语言的构成是浑然一体,自然天成的。文章如意落天花,就是说这样的文体建构境界吧。

其中,话怎样说,体现着智性。朱自清先生在文字上颇为费心,他自述:“觉得‘是’字句,‘有’字句,‘在’字句安排最难。显示景物间关系,短不了这三样句法,……于是想方法省略那三个讨厌的字,例如‘楼上正中一间大会议厅’,可以说‘楼上正中是——’,‘楼

上有——，‘——在楼的正中’，但我用第一句，盼望给读者整个的印象，或者说更具体的印象。”而周作人则认为，小品散文“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，这才耐读，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，以口语为基本，再加上欧化语、古文、方言等分子，杂糅调和，适宜地或者啬地安排起来，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，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。”如此这般的追求，以及语言的功力，在我们所选的美文中，读者自可领会。

但是，语言的智慧似乎更体现在怎样不说。汪曾祺有“有话则短，无话则长”的妙语；贾平凹也有“越是知道多的地方，越要少写”的自我告诫，他们揭示了语言艺术的更深一层的美学规律。美文的语言建构要有布白，有空间，妙在成空。一个充满张力的空地，才会有生气的注入和流动，而体现生命力的充满成为美者。以前在“为政治服务”口号下，曾形成“卒章显志”的模式，造成文意的直白，没有余味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艺术和美。近年来特别强调“空纳空成”的体式建构，正是回归美文传统的自觉。这方面的创作成绩是较突出的，特别是孙犁、宗璞、杨绛、汪曾祺等一批经历过文坛上风风雨雨的老作家的作品。

4

美文之美，最终还是体现在文体风度上。

美文的叙述，本质上是作者生命状态的外显。因此它具有双重性：既是话语形式，更是生命之声。风度一词，带有人格化色彩，以之说美文，较常用的风格一词似更贴切。

文体风度，首先见诸于主体的叙述态度。叙述态度有真和美两个层次的要求。真，是以自然为本，即以真实的感官经验、真实的人

生体验，真实的情感与思索，来逼近生命的本质。真是展现作家自我而使叙述个性化的基础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，或为功利巧言令色，都是背离美文之道的。所谓美，也同样本于自然的态度。凡使人感到生命自由无蔽的便美；生命被阻遏、扭曲的便丑。在小品散文中往往强调要有“平常心”，即指依从人憎丑爱美之本性，不粉饰作态，惟求真与美的行文态度。“非名山不留仙住，是真佛只说家常。”

这样的叙述态度，便决定美文必以“我”之立场为叙述角度。叙述者在本质上只是作家自己，既使虚拟一个叙述角色，或以“他”或“你”的人称叙述，背后的作者“我”是不能消遁、不能虚矫的。

因此，美文的叙述方式、语言运作，必须是充分个人性的，而成为个性化语言表现。中国向来有以气为文的传统，气非玄虚物，乃是主体的生命情态构成的张力和运动趋势。生命情态不同，反映于话语方式自然也不同。刘熙载谓庄子之文善飞，即因庄子其人“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”，一个常梦为蝴蝶的哲人，自是神思超越而生善飞的话语。八十年代初，我国文坛上曾风行“淡化论”，人人以“淡”为尚。可是真正为文淡远的汪曾祺先生却不以为然，他认为淡不是学来的，“我人淡，文自淡”。这可谓一语喝破了时人的迷障。

由以上三方面体现出的文体风度，既见于成熟的散文家个体，如“昌黎之文如水，柳州之文如山”；也见于时代的散文家群体风度，如春秋诸子文章“逞辞善辩”，而魏晋文章“通脱、清峻”。正是：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，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文体风度。

就现当代文章而言，二十世纪初至三、四十年代间，中国成熟了一批堪称文体家的大手笔，他们的美文都有别人无法重复的文体风度。鲁迅杂文的沉郁清峻而《朝花夕拾》却秋水黄昏般清穆；冰心《寄小读者》温馨清雅，晚年之作亦一片清纯；俞平伯之《眠月》文

近六朝而典雅；徐志摩之《翡冷翠山居闲话》笔多诗情而稼丽；周作人之冲淡，林语堂之幽默，施蛰存之奇崛……俱各如其人，一时无二。然而其后囿于“为政治服务”，叙述态度转向迎合时代精神，追寻激昂磅礴之大气象。虽不乏真实之作，但终乏个体生命的张扬，故而在此一时期，那种各呈异彩的文体风度消失了，演成单调的热闹局面，并随十年内乱发生，堕人文坛无文的枯寂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浩劫之后，文苑苏生，美文文体的重建与时俱进，至今已见出勃蓬生机和繁荣的征兆。从叙述态度看，许多散文家都趋向返璞归真。一批老作家文风更趋成熟，如孙犁、刘白羽、季羡林、何为等，不需赘说。新生代的创作似乎更充满生机，仅以一大批女性散文家的崛起，即足以感受到青春般的生长力量。我们读一读张洁、斯妤，读一读唐敏、素素，读一读王英琦、李佩芝，以及叶梦、梅洁……自会对她们视角的大胆真灼，目光的真诚坦率，态度的从容舒展，话语的诗意与力度，产生由衷的敬意。在文学史上曾经无声的中国女性，在今天的文坛赢得自己的地位，这似乎是一个象征：无声的时代的结束，美文的春天到来了。溪头的荠菜花开过，姹紫嫣红的时节就不会远了。

5

编选出版绝妙精当之近现代美文选集，几成一大难；其难实不亚于撰写美文本身。

中国是一个美文及小品之大国，无论古代或现代，散文大家可谓星汉灿烂。然迄今谁见到过如《昭明文选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甚至《今古奇观》那般可以传世的散文选本？除若干个人选集外，自新文学运动以始近百载，新中国成立近半世纪，出版的散文

选集真如汗牛之栋，也有稍可观者，然篇篇悉称上品、甚至半是名篇的选本，迄未多见。有的派头不小，气势非凡，然为顾风格、流派、题材、某种代表性，甚至为某些可名其“妙”又无可更动的理由，有的选文“东拉西扯”，是为滥；有的东拼西凑，是为低；更多的成了某些作者百重不厌的“老三篇”，是为“重”。有的一个编选者为多家出版社编的散文集，重复篇章可达百分之八十以上。有的作家的散文集自己抄自己的现象屡见不鲜。致令读者欲觅美文华章，每次从浩瀚的各种选集的江洋去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，方可得见半爪一鳞。散文选本之滥、低、重复现象，评论界早已多有微词。

这也许令人想到罗丹的一句话：不是没有美，而是没有发现。中国不是没有好散文，而是没有好的选家。即令那些以“美文观止”、“洋文观止”为名的选本怎可令人叹为观止？

已有充足证明，《古文观止》实是抄自金圣叹的《才子古文必读》。后者现已正式出版问世。金圣叹何许人也？选，有《古文观止》蓝本；评，无论《三国》《水浒》，都有点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之势；删，那个《水浒》七十一回本，已铁定为最佳删节本，读了七十一回本，再读百回、百二十回本，则兴味大减，甚至令人生几种版本非一人手笔之疑。此选家、删家之神力也。从此种意义论，选家之功实不亚于作家的。中国的诗论、文论之丰之精之深，是世界绝无仅有的。论家选家本身即是作家，又须有高于一般作家之眼力、识力，这就是金圣叹的集评、选、删三绝于一身之魅力。选何文章是重要的，但有时删何文章也许尤须功力。试想，如将上述那些不好之选本删去三分之一甚至过半，又当若何？选后若新补立者甚至超过原有文章，又将呈现哪般奇迹？这就生出此书编选者的心声：中国呼吁选家。

本书选编中虽力求篇篇都是文中上品、酒中精酿、茶中佳茗、

餐中八珍，有典型的意义上的散文，也有诗论高妙、流金溢彩之杂文，剖析尽当、句豪词雄的评论，我们更期待各界作家、论家、选家、藏家、鉴赏家提出意见，推荐作品，使其不断增删、日臻完善，成为美文精本、善本，为广大美文读者带来福音。

1996年5月12日

卷头 小语

读美文要入境界：读山水记，宜晨起临窗；读美人传，宜夜阑闭户；读墓志，宜秋肃叶落；读笔记，宜雪暮拥炉……种种境界都是文化心理的体现。

美文中，中国历代文人所钟情的母题，即积淀着中国的人文精神。母题是社会的和超自然的意象或画面，具有原型的、象征的意味。所谓“花是画本，月是诗源”，说的是诗画以母题为本，美文也是这样。

每一母题都有基本的母题意义，如梅兰竹菊以喻人品高洁；山之峥嵘，象征仁德；水之活活，象征智慧；四时四季，比拟人生的历程……这种可以言说的意义，是表层的。真正深层的意味，则用慧心体悟，如说“菜根香”、“吃茶去”，其中即有幽玄的禅趣。能进入无言独会，才是真正读出了境界。

读美文如入龙宫探宝，握母题如执智

性灵珠。盛夏花前树下，严冬炉旁榻上，一卷在手，赏花析梦，陶冶山水，品味人生，自有茶之清，酒之醇，花之韵，梦之奇，绵绵意趣如意而至，此际难免击案叫绝；读美文，真过瘾！如此便得三昧矣！

目录

花

春花妍冶如笑；夏花腴润如歌；秋花凄冷如泣；最是冬花清逸孤绝，如哲人之思。

朱自清：看花	(3)	(27)
林徽因：蛛丝和梅花	徐蔚南：快阁的紫藤花	(31)
蔡碧航：菊说	(11)	艾 霏：昙花开的晚上	
周瘦鹃：莲	(15)	(31)
郭沫若：芭蕉花	(20)	唐 敏：女孩子的花	
叶圣陶：牵牛花	(23)	(37)
张恨水：小紫菊	(25)	刘烨园：萨特墓前的鲜花	—
季羡林：怀念西府海棠		(42)